

怡情诗笺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 甘乐平

(一) 山峦的铭记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群山奔涌，层峦叠嶂。
云雾的纱帐在五指峰头萦绕，
千年的青冈撑起墨绿的屏障，
每片叶脉都镌刻着战士的勋章！
烽火台遗址旁的杜鹃花正在怒放，
熠熠的花簇穿越百年，
酒染着那场壮烈保卫战的血色残阳。
炮火犁深的焦土再萌新绿，
斑驳的工事遗址仍坚守战斗的模样，
见证着，述说着，
在天地间矗立起一道永恒的守望！

(二) 小道的刻度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山下的红军挑粮小道蜿蜒而上。
朱德的扁担窄窄长长，
一头挑起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
一头挑起铿锵激越的理想。
千万双眸子有燃烧的理想，
将黑黑的牢笼和沉沉的暗夜烧个透亮；
那些被草鞋打磨得发光的石阶，
仍在无声地承载着初心使命的重量。
千万双脚步叩击历史的鼓面，
把三十里崎岖变成主义的锻造场！

(三) 乡村的呼吸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雾霭中隐现出大垅源头村的阡陌农桑。
白墙黛瓦上洒满新时代的暖阳，
智慧农业的根系在泥土里生长；
光伏阵列铺展成银色的棋盘，
每一格都落满丰收的希望。
曾经浸染血与火的村庄啊，
在炊烟与新绿间续写岁月的诗行。
阡陌纵横处，
脱贫的故事弥漫田野的芬芳，
这土地的和鸣，
是乡村振兴最质朴的乐章！

(四) 星火的源头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目光投向井冈山市的会师广场。
朱毛两双巨手相握的刹那，
撬开了中国号巨轮前进的航向。
“十六字诀”的生动实践，
打开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妙计锦囊；
八角楼那如豆的灯光，
穿透了教条主义的迷障；
“农村包围城市”的真理号角，
召唤亿万民众踏上千年舞台中央。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
镰刀锤头旗帜，开辟出一条通向光明的崭新走廊！

(五) 古脉的延续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炎帝陵古邑在云雾中焕发新光芒。
角雉与朝霞齐飞，
编钟余韵与机轧声和谐共唱。
井冈山竹劲节依然挺拔，
古文明火种在犁铧与齿轮的接触处生长。
这片被战火淬炼的土地啊，
正以青山为笺、绿水为墨，
书写着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历史的峰峦与未来的长河在此碰撞，
喷涌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六) 信仰的海拔

站在黄洋界哨口眺望，
云海翻腾、风雷激荡。
青山怀抱英魂，巨树栖息英灵，
不朽的身躯从未离开这深沉的故乡。
穿破呼啸的罡风是信仰的力量，
壮志与追求书写在这片爱与痛的土壤；
日月换了新天，
与他们铸就的信仰海拔同框；
他们的铮铮誓言，
给时空的卷轴刻下使命的铭文，
在人类解放最壮丽的征程中激荡，
见证着一个伟大民族从血火中涅槃的荣光！

古村脸谱

竹桥一瞬

□ 漆宇勤

金溪县的古村古建多，竹桥村不是唯一。但竹桥村在金溪县以百计格局完整的古村落中又有着独一份的韵味。

到竹桥村，先看到的不是竹，不是桥，也不是村，而是一个总门楼。

总门楼保持着明代的模样，顶着满身清代的砖头与木头，站在村口，守护着一个村子的人丁，也守护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仿佛不经过它的同意，这门前的一切有形之物，便无法进入村子内部的青石板路。

竹桥原先也不叫竹桥，叫月塘。从这个村名大概就可以看出，这是个有文化也有水塘的村子。

穿过总门楼进入古村，首先看到的就光可鉴人的一方水塘。开阔的水塘旁合围着民居与祠堂，青砖黛瓦的屋影倒映在水里，浓郁的古韵便不觉在水波荡漾中升腾起来。

类似的水塘在村子里共有8口，错落分布在民居群与民居群的间隔处，为竹桥增添了几分灵动。导览图上显示，其中1口水塘状如月形，另外7口则布局形似北斗七星。或许，竹桥村的古名月塘，正由此而来吧。

水塘间有暗渠相通，与宽深的下水道共同构成了排水系统，让这个建在斜坡地势上的村子不至于为水涝所困扰。塘边的乱石小路将沿着池塘行走的人渐渐引向村子深处——一路还要路过上门楼、中门楼、内门楼。

每一个门楼都是一重守护，也是一处自成体系的民居群的起点。这重叠相套的一处处建筑布局组合在一起，就是整个竹桥村的古建筑格局了。

每一口水塘都是一次澄净，也是一种自带妩媚的乡村风光韵味。这层层递进的一处处妩媚风光叠加在一起，就是整个竹桥村的自然灵韵了。

南方的古村古民居，大家比较津津乐道的是徽派建筑。实际上赣派建筑也独具风情。金溪的古村就是典型的赣派建筑，竹桥村也如此。它始建于元末明初，至今保存着完整的明清时期建筑风格。

村子不大，布局却井井有条。这里的井和条，我都愿意将它们作为实指。井是村子里的三口古井，呈品字排列在村头水源丰沛处。据说，先民们之所以品字形布局掘井，是为了教化村民，让大家知道“为人邪正有品级之分，贫可守而品不可坏，忠主任事品德不谬”。一村老小每次进出村子，每次挑水、饮水，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不论做官、经商、务农都要讲品德的提醒。

而条呢，条是两堵砖墙之间笔直的夹巷，是两组建筑群之间的弄子，是压出辙痕的古驿道，也是大小门楼前青石板铺就的交错石径。它们将整个村子的地图借由一条条街巷与道路分割成一片一片。

如此，我们便能逐一解构这古老的村落，一片又一片地深入阅读竹桥，阅读十家弄、八家弄，阅读五座祠堂和几处晒谷场，也阅读余氏大屋、惜字炉、锡福庙。

我们不要忘了阅读竹桥的两处雕版印刷遗址。

临川才子金溪书。这古老的一句话带着掩藏不住的骄傲。据说，旧时金溪的雕版书市场集中在浒湾，但金溪雕版书的发祥地却是在竹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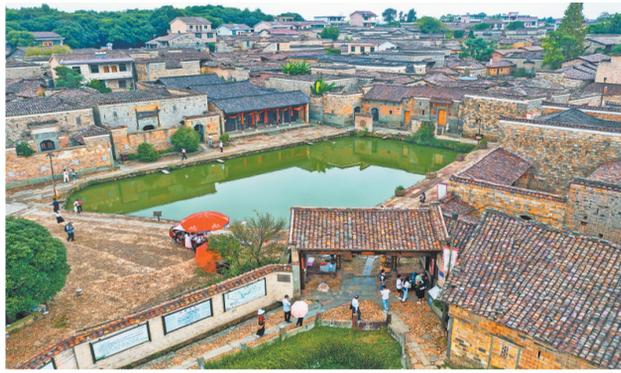
到竹桥时正是抓着春天尾巴的时候。四月的雨替我们洗净了天空也洗净了青山之绿。不，是将青山洗得更绿。像多年前雕版的人，将文字刻得比文字本身更美。

在竹桥，古老的雕版印刷作坊已经只剩下遗址了，仿佛千年前刻印雕版的木头香在风中弥漫又渐渐消淡。

作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竹桥村一直被认为是江右民系聚居的古村代表，是中国南方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而我们在竹桥看到最多的却不是农耕，而是植根于农耕的读书与经商。临川才子、江右商人，正是从一代代的农民中转化与产生的。耕读商宦这种种元素，都能在竹桥的古建筑中找到明显印记。

村东的镇川公祠实际上却是个学堂。商人在外面赚了钱回村后建设了这么个祠堂与学堂一体的房子，竹桥人延请名师在这里教子读书。主屋与裙屋相连，三栋一排，两侧的侧门楣上都是“培兰”“植桂”之类出人才的寄寓之词，正门前直达花园洞开的门如今已只见围墙不见门洞。但门楣上乾隆年间曹秀先所书的石刻“对云”二字，却依旧氤氲出几分读书人的雅致来。

同样曾被用作学堂的古建筑还有苍岚山房。这个房子是竹桥村的私塾先生执教之所，始建于乾隆二



竹桥古村 邓兴东摄

滕阁听风

父亲的果树

□ 胡耀华

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说桃李满天下并不为过。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栽花种树，所以房前屋后的空地，都种下了不少果树。我不知道父亲偏爱果树是否与他的职业有关，就像育人一样，栽下好苗子精心培育，便有果实累累的一天，他喜欢这种收获的感觉。

曾记得，我家老屋门口有一棵十多米高的柚子树，五月，雪白花朵密密匝匝地挂满枝头，惹来蜜蜂成群，吻得落英遍地，满院沁香。柚子刚长到碗口大，邻居就会过来摘些回去晒白糖柚子片，然后存在铁皮罐或陶罐里，成为待客的点心。秋天下了霜，成熟的柚子透着金黄。父亲生怕掉落

砸到人，便用竹竿往柚子底部轻轻一顶，扑通一声便脱落在地。这时候的柚子瓤甜而微酸，味道正好。父亲自己留一些，大部分都当人情给发发了。

老屋旁边有池塘，塘边一株粗壮的柿子树，歪着身子俯贴水面。小时候，我像猴一样在枝桠间攀来爬去，常被树上的毛毛虫叮咬得浑身红肿痛痒。这种柿子质硬，得把硬邦邦的青柿子摘下来，入水中浸泡数日，它的涩味便去除了，削皮吃，脆甜脆甜的。只有个别遗落枝头的，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长成红彤彤的小灯笼，成为小鸟啄食的美味。

有一年，父亲从县城亲戚家讨得一棵石榴树。在村里，石榴树可是个“舶来品”，父亲小心翼翼地伺候。几年之后，石榴树绽放光彩。油亮细尖的绿叶间，缀满了红艳欲滴的花儿，花瓣层层叠叠，好似女子的百褶裙。石榴果成熟后，咧开大嘴，露出晶莹剔透的“玛瑙”。我迫不及待地一把将果实塞进嘴里，汁液四溅甜润可口。石榴树木质坚

韧，即使被果实压弯了腰，也不会轻易折断。很多年以后，父亲在两股粗榧之间做了一个秋千，外甥、侄子与儿子三个小家伙轮番上阵，开心起荡，咯咯的笑声填满童年时光。

说到石榴树，想起了一段往事。高中时，我读理科，因不够努力，高考落榜了。父亲没有责备，但他的叹息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那天，坐在竹床上发呆，父亲走过来，突然问我有没有想复读文科试试。我一愣，眼睛闪过一抹亮光，随即又垂头不语。父亲接着说，你写段文章我看看，行的话就去复读吧。我抬起头，门外的石榴花在雨水中开得正艳，突然心里一阵感动——不知是因为花，还是因为父亲的话。我默默走进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篇描写石榴的文章。父亲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不久，我便上县城复读文科了。

还是说回父亲的果树。老屋旁的池塘边，是我家的晒场。后来，父亲把晒场一分为二，西边种下二十多棵橘子树。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橘子树苗茁壮成长，收成逐年攀升。遇上丰年，橘子装满十几箩筐。父母从不拿去卖，我们放开肚皮也吃不完，大部分都送给乡亲和亲朋好友了。随着时代变迁，东边晒场也退出历史舞台。父亲买来一些新品橘子树，把晒场填满了。

也许父亲觉得有些单调，后来还在晒场边临水的地方种了一丛雷竹，尽显蓬勃之势，很快与柿子树相拥，于是每年可以尝到鲜嫩甜脆的雷竹笋。两三棵无花果树也在这儿落了根，我从没见过如此奇怪的果树，不见花开，只见果实。父亲还见缝插针播下洛神花、鸡冠花、菊花、蜀葵的种子。似乎春夏秋冬，都有花的影子，都有花的芬芳。洛神花既是花，也是果，母亲每年摘许多制成甜点，送到我们手上。

我想父亲对果树是有执念的。年近七旬的他，竟学会从网上购买树苗。他先是买了奈李树苗，后来听说红心李好吃，便买来两株红心李树苗。上次回家，我见红心李树竟然稀稀拉拉挂了些果。我笑着对父亲说，种果树也与时俱进了，不仅品种在更新，买苗也转移战场，从集市市场到了网络上。父亲咧开嘴笑了。

父亲的果树，在岁月更迭中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如今，父亲侍弄果树，再也不是为了解馋充饥，而是给退休生活增添意趣，或许更是扎根乡土的一种精神寄托。毫无疑问，只要父亲康健，这些果树便会旺盛下去，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映象乡村

故乡的屋脊和檐瓦

□ 熊云

记忆里，故乡那一片陈旧的木板房屋一幢紧挨一幢。屋檐和瓦片撑起的屋脊错落起伏，总是透过或浓或淡的炊烟，用很大很黑的眸子端详你，慈祥俯瞰村庄生灵。

当春天来临，惊雷和闪电交集，乌云逼近头顶时，它仍然一副坦然与静默的模样，那种处事不惊、安如泰山的神态，成为我们日后的秉性。

思绪中，它永远守着一方净朗，守住春天的出口。当春雨淅沥或滂沱，它小心收集每一滴水，然后通过它的品尝、调度，再分配给大地。它知道春雨贵如油，却毫不保留，在自己的关卡上，一切放行得那么平静、舒缓。

这些雨水正是从檐瓦流入天井地沟，汇入池塘，浩浩荡荡形成沟渠，走进土地，分发植物的绿色传单，自由选择自己的目标和喜爱的归宿，把田野装扮得五颜六色，大地呈现出生命的饱满和新鲜。

而它总是穿着一件陈旧的外套，沉默寡言。在深蓝色的天空下，它站在原野舒展开瓦片，整齐地放大着一种秩序，浑身透出一股勇气和坚韧，用平实的脊背，撑起了村庄，顶着屋檐下一众人马，咬紧了瓦片与瓦片之间的缝隙，把一块块补丁般的日子缝缀得严严实实。

屋脊与瓦片间袅袅升腾的炊烟，或浓或淡。它通过一间磨坊、一口小小的水缸、一把青菜、一堆黄豆、一方简陋的灶台，喂肥几头猪、几只鸡、几只鸭，喂养着朴实的日子，撑起小山村的生活。

屋檐下，邻里的门敞开着。谁家煮出一碗好吃的，都会招呼，盛一碗过来。红白喜事，不用吩咐，都会赶来帮忙，房前屋后，清一色的乡音，昭示着巨大的亲和力。串门子的，说说笑笑的，拂面而来的是恬淡平常的话语。

那一群在同一片屋檐下玩耍的孩子呢？兄弟姐妹称呼着，在同一个季节里耕耘、播种，共用水源，在彼此相邻的土地上共享收获，信任的目光中没有猜疑，却有瓦与瓦之间漫长风雨剥蚀后宁静的体贴。

三十年后，在故乡走走，屋脊和瓦片穿上了花衬衣，钢筋混凝土撑起的屋檐更有了温情。农家人的小屋因走向历史深处，呼唤出现代炊具和电器。劳作一辈子的老牛藏进村史陈列馆，轰鸣的机械闹腾乡村田野。村道铺上水泥路，沉寂的晒场显得热闹，有序展出各色品牌的轿车，很是养眼。似乎，眸子里的花喜鹊也曾相识，站在高高的屋脊上得意鸣唱，把“温饱”旋律提高到“振兴”八度，曲儿十分悦耳动听。

阳光和煦。和风吹拂那片抚河平原的田畴、农庄、河流，吹拂故乡的屋脊和彩色的檐瓦。一切是那么熟悉，风里挟带一丝丝甘甜让人回味。这甜，浸透在屋脊和檐瓦里，也浸润在故乡的土地里。